



文／美國洛麗祈禱所 林麗兒

祂牽著我的手

每逢陷於困境之中，神總會看顧我，帶我跨過一個又一個難以橫越的坎，使我重新得回生命。



信仰
專欄

蒙恩見證



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我原屬香港九龍真耶穌教會，近幾年來，和先生有大部分時間在美國探親，便與兒子同去美國北卡州的洛麗（Raleigh）祈禱所聚會。

2015年10月，我做了一次腰椎大手術，術後出現一系列足以致命的併發症，其間深深地感受到神與我同在，祂牽著我的手，帶我跨過一個又一個難以橫越的坎，更將我從昏迷之中拉了回來。現將我的經歷與大家分享。

2015年時，我的腰痛日益加劇，使我不能久坐或久站，走路更是艱難。在離美返滬的飛機上，我將坐和站這兩種體位不斷地更換，才好不容易捱到了上海。深感必須在上海解決腰痛的問題，於是找了一位經驗豐富的脊椎外科專家，做了各種檢查，確診為腰椎間盤突出伴有嚴重的椎管狹窄，建議我及早手術，否則將來即使臥床都會劇痛。但由於我患有冠心病，腎功能又差，有可能就此下不了手術台，且手術後還會有生命危險；更何況我80歲了，早已超過手術的適應年齡（75歲以下），將會比75歲以下的患者有更多的併發症和後遺症。



聽完醫生的分析，我顯得出奇的平靜，因為以我過去的經驗，每逢陷於困境之中，神總會看顧我。如果我不做手術，勢必再也去不了美國，就無法與我唯一的兒子團聚了；而且等到未來臥床也會劇痛時，我又不能使用止痛藥（因為腎功能差），屆時再想做手術更是不可能了。想到未來要面對這種低劣的生活品質，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，因此惟有手術治療一途。

先生對此事比我還要緊張和擔心，我向他們闡明我的想法，他也同意和支持我做手術，因為我們心裡有神，知道生命乃在祂的手中。但是，我的兄妹和嫂嫂都竭力反對，認為上了年紀的人誰沒有病痛，大不了將來坐輪椅，也不致有生命危險，何必冒險去做手術?!最後，我還是堅持原來的想法。

住院後，我在病床上留了一封信給兄妹和嫂嫂，告知我已決定進行手術，要他們千萬不要來探望（因怕他們辛苦），讓我好好休養，深信我的神會帶我度過難關，我會平安無事的。如果我平安出院，請他們都要來信主；如果有意外，也請他們接受事實，千萬不要後悔沒有竭力勸我，也不要埋怨任何人，這純屬我自己的決定。生命在神，現在我很坦蕩平安。感謝神！

手術後，我被送往重症監護室（ICU），自己甚麼也不知道，直到次日出現幻覺及精神紊亂（這是老年人在全身麻醉後比較常見的反應），三天三夜不能吃喝，而且嘔吐出大量清水，血壓不斷升高。雖然有止痛藥持

續作靜脈滴注，但是傷口及兩側下肢的疼痛遠較手術前更為劇烈，只能直挺挺地躺著，十分虛弱，直到一週後才有好轉，前後一共住院25天，比同樣病症者多住了一星期。

在整個過程中，我感受到神與我同在，不但使我平安地下了手術台，而且在手術後沒有發生生命危險，即沒有出現心力衰竭和腎衰竭，也沒有發生心、肺和腦部的梗塞。這是神帶我跨過的第一個坎。

回家以後，過了十多天開始咳嗽，咳出的是白痰，因體溫正常，以為只是一般的氣管炎，便自己服用廣譜抗生素（Cephalosporin，以下簡稱C）。但是咳嗽卻日益加劇，且日夜不斷地咳，晚上甚至要起床站著咳嗽。這樣咳了半個月，我實在難受極了，於是去掛急診，CT胸片顯示為右下肺炎，醫生採用靜脈滴注的方式輸入C抗生素，由於給藥的途徑改變了，很快就見效，二、三天後就不咳了。從那天開始，每天都要去醫院做靜脈點滴治療，由於沒有床位，只能坐著治療，這對於一個剛做完腰椎手術、需要臥床休息的病人來說，是十分不利且極其辛苦的事。如此連續十天，總算完成了一個療程。感謝主！是祂幫我又闖過了這一次的難關。

又過了十天，連續二個晚上都突然出現寒顫，每次只有1-2分鐘，卻是難過得讓人不禁喊叫起來。第一晚還不覺得有發燒，第二晚體溫則達到了39.2°C，於是在家注射退熱針（先生是退休醫生）。第三晚又是



寒顫，體溫依舊升到 39.2°C （順便在此提一下，自記事以來，我不曾患過感冒，也很少發燒，只有在1972年和1983年分別發燒至 37.4°C 和 38.3°C ，而且在當天就退熱、恢復正常了，體質一向都很好）。我明白這是嚴重感染的徵象，可能是菌血症，常是由於肺炎沒有痊癒而復發，又或是手術後保留導尿管而引起的泌尿道感染所致。

我前往醫院急診時，要求在用藥前為我作血培養與尿培養，醫生同意我的要求，並且很負責地及時用了針對泌尿系統感染的最佳抗生素「莫西沙星」（Moxifloxacin，以下簡稱M），但由於沒有床位，即使是最嚴重的感染，也只能在急診室做治療。從晚上十一點開始做靜脈點滴，回到家已是半夜三點半。

抵家後，有寒冷的感覺從體內出來，這時我已極其疲勞，很快就沉沉入睡，其後所發生的一切我全然不知。後來先生告訴我，在我躺在床上說覺得很冷之後，就昏昏沉沉地一直寒顫且高熱不退，他就用被子把我裹得嚴嚴實實的，無論他喚我、搖我，我都沒有反應，已陷入昏迷狀態。

由於他對於如何向上海的醫療部門求救毫不熟悉，只有徹夜地為我禱告，求主憐憫。一般來說，我們盡量不驚擾兄妹們，所以先生直到天亮才打電話給我的妹妹，告知我的情況並不好，他們夫妻倆便立即趕來。妹妹後來說，在看見我時，就讓她想起家中二姐臨終前的情況，所以她立即打電話給我

的嫂嫂（她是退休的內科副主任），告知我快不行了，請她趕快聯絡認識的醫院，設法給予安排搶救。

我隱隱約約能聽見妹妹的微弱聲音，明白自己的病勢十分嚴重。先生見我清醒過來，就對我說，我們在家毫無辦法，還是去醫院吧！這時我已全身無力，動彈不得，也知道自已很危險，但卻是平靜地說：「算了吧！我不能去了。」妹妹鼓勵我走出臥室，感謝神！在短短的幾分鐘裡，我竟然可以在她的扶持下走到客廳落坐。妹妹高興地說：「好多了！好多了！」雖然高熱仍持續不退，但不到一小時的時間裡，我竟覺得有體力行動了，於是他們三人就送我前往醫院。

那時已是中午十二點，醫生診斷為菌血症，鑑於昨晚在急診室所使用的藥經過十二小時仍未見效果，遂決定改用C抗生素。但是在準備作靜脈點滴時，護士表示剛測得的體溫竟然已完全降至正常，這顯示昨晚所用的藥已開始奏效，我們立即把這個好消息轉告醫生，並希望他們繼續採用M抗生素治療。院方認為我們的建議十分合理，故又改回M抗生素，每日靜脈點滴治療，共十五天。

感謝神，我從入院至出院期間，一直都很正常。但若細細回想起來，不禁讓人感到害怕。如果該晚未能到急診室得到及時且正確的治療，又或者在第二天中午入院時，體溫未能及時降至正常的話，勢必令醫生在治療過程中大費周折，這後果將不堪設想。一



路行來，完全有賴於神的同在和祂及時的指引。

接著我計畫於2016年3月赴美，也購買了機票，但是隨後又一連幾次發生陣發性眩暈，並因此摔倒在地；我怕是中風前兆，只得將機票往後推遲一個月。

來到美國的第三天，我突然覺得從體內又發出寒冷來，酷似上次菌血症時的感覺，只是沒有顫抖而已。一量體溫，竟然高達40.2°C，我整個人都呆住了。這次來美，我並沒有買保險，而美國的醫療費用又是如此之高；我著急地跟先生說，不如我們回去吧！但事實上，要立即回去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

我服了退熱藥之後，與先生立即禱告求神幫助。過了七、八分鐘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又量體溫，竟然是37°C，我驚得從床上跳了起來，訝異怎麼有這種事呢？因為眾所周知，即使注射退熱針，也不可能這麼快就把體溫完全退至正常。先生也說，當我要再量體溫時，他心裡不禁在想，只過了七、八分鐘而已，體溫能有甚麼變化呢？因此，先生肯定地告訴我：「這是神在醫治妳！」

我自己都覺得奇怪，一向急性子的我，在面對手術後接踵而來的凶險併發症時，竟能默默地忍受病魔的折磨達半年之久，一直陪伴在旁的先生，也在事後屢屢誇我竟能如此的堅強、樂觀且坦然接受，實屬難得。我想，是神在支撐著我。

親愛的弟兄姐妹們，從決定手術開始，在手術過程及手術後接踵而來的凶險併發症（肺炎及菌血症），對於老年人來說，都是足以致命的，或者可以說是死亡率極高的。我卻一直都很冷靜、坦然、耐心地面對。例如從昏迷中醒來時，我深知自己是處於病危狀態，已瀕臨死亡的邊緣。在先生要我去醫院時，我因極度衰弱，覺得一切都晚了，我已動彈不得了，所以才跟他們說，算了吧！我不能去了。我想到的就是，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我願順服神為我所做的一切安排，所以回答時是那麼的從容鎮定。然而感謝神！祂沒有放棄我，而是繼續帶我跨過一個又一個的坎，使我重新得回生命。

我發燒高達40.2°C，在禱告之後，七、八分鐘內體溫即回復正常，而且在其後的幾天內也沒有再發燒，也沒有出現任何症狀和病徵。以往在聖經中記載主耶穌所行的神蹟，竟然活生生地發生在我身上！神對我愛之深切，實在無法估量，更使我深信，我所信靠的神是無所不在的，祂就在我的身旁，無論我身在美國、上海或是香港，祂也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的神，是宇宙中獨一的真神！

想到自己，雖然受洗已有二十餘年，但在信仰上仍然像個在幼兒園的小朋友，這一連串所發生的經歷，使我深感虧欠了神許多，今後一定要多傳福音，並且在靈修方面迎頭趕上，向著標竿堅定地奔走天國路，才不致辜負主耶穌十架捨命救我的大愛。願一切榮耀與頌讚都歸予天上的真神，阿們！✠